



编者按 不能忘，不敢忘，不会忘！

12月的南京城，比冬日寒风更刺骨的，是人们对88年前那场屠城惨案的悲痛记忆。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入南京，对我同胞实施长达40多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万生灵惨遭杀戮，留下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约翰·马吉的摄影机和胶片——

光影记录的屠城之痛

在纪念馆的史料陈列厅中，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和数卷胶片格外醒目。这些胶片，记录着当年由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秘密拍摄的动态影像。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段当时留在南京的国际友人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影像资料。

1946年东京审判期间，这段影像资料成为呈堂证供。在约翰·马吉拍摄的影像中，日军在南京街头肆意屠杀平民、焚烧房屋的暴行，与鼓楼医院内外医护人员救治伤者的场景交替出现：一名被烧伤的妇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文物是历史的像素。”在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让我们通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一组文物告慰逝者、警示来者，在以史为鉴、砥砺前行中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告，年龄较大的和普通的女子一夜被强奸10至20次，而一个比较漂亮的年轻女子一夜被强奸达40次。”

2019年，美国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将约翰·马吉影像“37分钟”版“一寸盘”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该版“马吉影像”出现了更多日军暴行镜头，其中，仅鼓楼医院就新增受害者个案11例，看后更加令人发指。

上图：约翰·马吉的摄影机和胶片。

日军官兵的《阵中日志》——

不容辩驳的斑斑罪证

纪念馆中，陈列着数本侵华日军官兵的《阵中日志》。日记中，日军官兵将惨无人道的兽行描述得稀松平常。

永井仁左右的《阵中日志》及回想录中记载：“有部队把众多俘虏赶到城墙一角，铁丝网围起来后用机枪射杀，然后再浇上汽油焚烧。”“扬子江里有很多用卡车运来被抛弃的尸体。直到



新井淳的《阵中日志》中记载：“从今天起，开设了慰安所。每个人30分钟，费用是下士官150钱（1.5日元），士兵100钱（1日元）。相当的热闹，一直处于满员状态”。

一行行被侵略者当作炫耀谈资的笔记，最终把恶魔推向了正义的审判台。

上图：侵华日军官兵的《阵中日志》。

国外媒体的宣传报道——

记者眼中的惊世浩劫

南京沦陷后，国外媒体对日军实施大屠杀的事实进行了报道。

1937年12月13日，西班牙《洪水报》报道：“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武士道战争模式。《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两位日本军官野田和向井……打了一个赌，看谁能先用军刀杀死一百名中国士兵。今天，在一番激战后占领了紫金山，这两位军官决定把打赌的人数提高到一百五十人……’”

1937年12月15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刊登了文章《南京大屠杀故事——日军杀人数千》：“离开南京之际，我们最后见到的场面是300名中国人在临江的城墙前井然有序地遭处决，那儿的尸体有膝盖高。”

1937年12月18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路透社记者史密斯《恐怖的南



京：劫掠、屠杀，占领者残暴的行径》的报道，称12月15日，日本人让上千名被捆绑着的中国人站在一块空地上，他们被一小批一小批地带走，用枪打死。他们被迫跪在地上，日军对着他们的后脑开枪。记者称观看了约有100起这样的处决。

上图：1938年1月15日《伦敦新闻画报》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一张照片。

日本战犯死刑判决书底稿——

天理昭昭的正义裁决

在纪念馆的“战后调查与审判”部分，两份判决书引人瞩目。这是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保存的谷寿夫等死刑判决书底稿。

1946年10月19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侵华日军战犯、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的审判开始了。谷寿夫极力否认在南京曾发生大屠杀暴行。10月28日，法庭张贴布告，号召各界民众揭发、控诉谷寿夫的罪行。

1947年2月，法庭对谷寿夫进行公



审，起诉书对谷寿夫的狡辩逐一驳斥，80余名南京市民面对面揭发谷寿夫的罪行。

事实清楚，铁证如山。1947年3月

10日，法庭认定：“计于中华门花神庙、

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山等处，我

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

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

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

者15万余具。被害总人数达30万人

以上。”

上图：谷寿夫等死刑判决书底稿。



接流浪证据“回家”

■江苏省沛县汉兴高中学生 于盼鹏

12月5日，我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两件自购的文物史料。

一件是侵华日军中尉山川仪仁寄回日本国内的信件。信封上加盖的“南京陷落纪念”邮戳十分刺眼；信的内容尽显侵略者的狂妄：“我们的目的地，首都南京，终于在13日被我们攻克了……”此时，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南京，写信人“发现了最贵的麻将”，并将“作为特产”送给友人。

另一件是侵华日军“花见部队”的一本相册。相册中44张照片呈现了日军实验室和化验室布局，“霍乱”“鼠疫”等字样清晰可见。

我在繁忙的学习之余坚持文物史料的收集与捐赠，源于酷爱古董的大伯向我传递的理念：“老物件会说话。”去年，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让我悲愤交加，一个念头油然而生：找到那些还在流浪的证据，让它们“回家”。为了买到“花见部队”相册，我不顾感冒发烧，当天在徐州与长沙之间跑了来回；当我发现山川的信件被搁置在不起眼的角落时，毫不犹豫地自费买下。

在家人的支持下，我把两件文物史料捐赠给了纪念馆，只为在守护历史真相、传承历史记忆方面，贡献我们年轻一代的一份力量。



历史的回响 长鸣的警钟

■本报记者 石宇 郭中正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坐落于南京市建邺区西西门大街418号，这里也是南京大屠杀部分死难者遗骸埋葬地。11月中旬以来，纪念馆一直在筹备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作为举行国家公祭仪式的场所，纪念馆向世界打开了一扇守护历史真相的大门。

这扇门内，涌动着川流不息的追思者。2014年国家公祭日设立以来，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纪念馆内驻足凝望，缅怀逝者，铭记历史、守护真相、珍爱和平，成为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共识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翻开纪念馆厚重的留言簿，一段段话语发人深省。“我们这代人是从祖辈的血泪中了解历史的，但我要让我的孙辈在这里亲眼看到，和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位东北退休教师的留言，道出了历史传承的责任感。

正如这位老教师所愿，纪念馆内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多。馆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乃至“10后”加入参观人群。同时，纪念馆与教育部门紧密合作，通过现场互动、培养“小小讲解员”等方式，让青少年接受场馆教育。

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为各国民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权威依据。加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连年举办，纪念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世界目光。

“人类永远不应忘记。”法国游客皮埃尔在遇难者名单墙前献上菊花后，用

中文说道。许多外国游客在看到“马吉影像”和日军官兵的《阵中日志》等档案资料时，感到十分震惊和慨叹。一位英国游客仔细观看加害者亲手写下的罪证后说：“这些日记，就是最冰冷、最残酷的证据！”在历史真相面前，文化背景不同的参观者产生了一致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历史记忆的传承，不仅超越了国界，而且在代际间延续。今年8月，纪念馆完成第四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认证，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救助中国民众的国际友人后代——约翰·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和理查德·布莱迪医生的曾孙女梅根·布莱迪，正式纳入传承人行列，让他们家族的记忆升华为人类共同的责任与良知。

近年来，纪念馆先后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南京大屠杀史实展，不断增进国际社会对这一人类浩劫的认知与共情。

据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一座“永不关闭”的线上纪念馆正在加速构建。近年来，纪念馆连续推出“云展览”“云说文物”等线上服务，完成近5万件藏品的数字化采集，把纪念活动由线下拓展到线上。这意味着，每一件珍贵的文物史料都能突破时空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被看见、被研究、被铭记，让历史的回响成为永久的警钟。

目前，通过国家公祭网，在线公祭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人数超过8000万。这些分布在天南海北的网友，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证明着人们对历史的敬畏与对和平的向往，并未因时空阻隔而褪色。

图①、图②、图③：2024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仪式上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

图④：2025年7月8日，参观者在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时，留下白菊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

图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家破人亡》雕塑。

图⑥：2025年9月18日，人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

本版图片由新华社、纪念馆和本报记者郭中正提供

版式设计：扈硕



用胜利告慰逝者

■江苏省南京市民 江辉生

随着12月13日的临近，作为一名南京市民，我的心情逐渐沉重起来。纵然时间长河可以冲淡很多记忆，但想起88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我和很多南京人一样，心中隐隐作痛，情绪久久不能平静。

我曾多次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每次都会问自己：后人应该为惨遭涂炭的生灵做些什么？这些年，纪念馆布局的优化、内容的完善，令参观者扬眉吐气。

80年前，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无视国际正义，试图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铁的事实，我们必须予以坚决反击。同时，我们要扎实工作，拼搏进取、不懈奋斗，巩固先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夺取新的胜利！